



油条帖

王祥夫

从小到大,最常吃的早餐就是油条和豆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再来一小碟老咸菜,这个早餐就打发了。各种的油炸食物里,要说油条怎么个好还不能一下子说清,油条要吃刚刚出锅的,嚼上去会“吱喳”有声,盖因为其脆,而里边又是松软的。有人喜欢一手持油条一手持筷子,把油条在豆浆里浸透吃吃,再就一点点咸菜丝,这种吃法有点委屈油条,油条就是要吃那种口感。油条有特殊的香气,其实是明矾的味道,做油条离不开明矾,离开了明矾就不蓬松。一般来说,北方的油条要比南方的油条好一些,南方许多地方的油条只堪称之为油棍儿,既细且硬,拿在手里不像个东西,而这次去泉州,吃早餐的时候却看见了好油条,既粗且大,便不免一连吃了许多根,就豆腐脑,很香。一般来说,吃油条都要到早点摊

子上去,在家里炸油条,不是没有,但很少,首先要支一口比较大的锅,还要放许多的油,很不方便。汪曾祺先生说他会用油条做一道菜,就是把吃剩下的油条切段,里边塞那么点馅子下锅再炸,炸好便吃,又脆又好。而这道菜实在是家常,几乎是人人都会做,只要肯做,但切成段的油条里最好塞鸡蛋和韭菜做的那种馅子。做这个馅子不能用素油,素油很难使馅子团在一起,最好用猪油炒鸡蛋,炒好了鸡蛋再把切好的韭菜拌进去,因为猪油的缘故,这样拌出来的馅子会抱团团,才好塞到油条里边去。一段一段的油条塞好馅子后还要在面糊里拖一下,面糊不能太稠,做这种面糊的时候要打颗鸡蛋在里边,拖了面糊的油条下锅炸才不至于把里边的馅子给炸出来。这个菜味道说不上太好,但也不错,吃的时候照例

“吱喳”有声,很是热闹。有见喝皮蛋粥的,把油条切碎放在粥里,味道也不错。而如果喝那种白粥,把油条一小段一小段地放粥里完全泡软了,是另外一个味儿,也不能说错。

油条在中国,是极为普及的食品,一般都用来做早餐,中午饭和晚餐吃油条的就很少,但不是没有。油条之所以叫作油条,是因为它就是那么一条,既经油炸,便被称之为油条,这本不难理解,但在中国民间,有句接近骂人的话就是“老油条”,常见一个人骂另一个人:“你这个老油条!你这个老油条!”而如果细细地分析起来,谁也说不好“老油条”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油条炸老了,又黑又硬,再一种解释呢——好像根本就不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而相对而言,既有老就有嫩,如果说老油条不好解释,而嫩油条

这一说法就更站不住脚,有些中国话,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早上起来,我如果去跑步,便一定要吃油条,还一定要刚出锅的,在锅边守着,等它热腾腾地现炸出来,再要一碗豆腐脑或白粥,当然还要有一小碟咸菜丝,黑乎乎的那种,俗称“棺材板”。就这样的吃法,几乎天天如此,多少年下来,居然还没有吃腻。长时间不吃,还会想念,还会觉得不自在。

想念油条,这像什么话!



题草原牧图

郭永忠

穹碧晴明日赤垠，
清风低草牧羊群。
人间共有乾坤屋，
傍水依山盖白云。

立秋

吕会香

立秋了
我合上那本读了一夏的花间词
约一缕微凉的风
坐在南山上
透过树与树的缝隙
看天空是不是又蓝了几分
云朵是不是又白了几许

我知道
夏还舍不得转身
虽然秋已悄悄来临
阳光在草尖上跳来跳去
犹豫着是不是要涂上一抹黄
一只蝴蝶还在跟山花耳鬓厮磨
说着一些难以破译的言语
知了藏在依然繁密的叶子中间
赶制最后一张唱片
我沿着山路一直向上
是想捡拾秋天刚刚散落的诗句

你好,秋天
我要学着记录一段时光
学着用秋水一般澄澈的眼眸看你
从青变黄,从涩变甜
那是我用一生读取的禅意

背靠古长城的村庄

左世海

背靠长城久了
连村庄都有了古老的魅力
与村庄相守久了
连古长城也有了人间的烟火气息

村庄是古长城衣襟上的侧兜
土墙 土炕 土窑洞
是古长城最真实的底蕴
炊烟 鸡阵 牛羊群
是构成古长城最为独特的图腾
而古长城又是村庄的一种自豪
尽管麻黄草掩不住风蚀的伤痕
盘踞于山岚的脊梁
却以沧桑的个性
扛起了北方浓稠的风雨
使散放着玉米薇麦味的村庄
寻回了岁月的宁静与温馨

因为背靠着长城
村庄拥有了一种厚重的文化
因为与村庄相守
古长城更彰显沧桑、朴素

“麦垛千堆又万堆,长城迤邐复迂回。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这是诗人聂绀弩笔下的麦秸垛,色彩辉煌,有一种壮丽昂扬之味。

在我眼里,麦秸垛是温暖笃定的。远看,它们是圆滚滚的巨人,守望着村庄;从高处看,像一顶顶金色大草帽,扣在大地上。

小时候,我每年都能目睹麦秸垛诞生的全过程。那时,一到麦收季,我们便被放养在打麦场上,带弟弟妹妹,轰鸟儿撵鸡,看看晾晒着的麦子。我很好奇,脱粒机那两张阔大的扁嘴巴,这一边吞进麦种子,另一边吐出麦秸和麦粒子。它嚼不烂麦粒,却把麦秆儿挤扁嚼烂成了麦秸,“嗖”一下就飘远了。

刚脱粒出的麦粒润润湿湿,径直进了机器下放置的布袋里;轻飘如云的麦秸,用杈子挑到一边,直到挑成一座座山。等场上的麦子全部打完,人们开始打垛。打垛是个技术活儿,有老把式指挥着:打好圆形垛底,压实,再层层往上挑麦秸。麦秸渐渐升高,有人纵身上垛,接应着不断扔上来的麦秸;一边踩



湿地精灵

李陶摄

咏青岛奥帆中心

张瑜瑜

碧翡千顷风波漾，
白纱轻缈天幕匿。

山径秋花满，望空雁曲扬。
林园蔬果溢芬芳。阡陌自来香。

巫山一段云·壬寅赏秋

溪山清远

丹挂枝头艳，寒蝉鸣脆腔。
赏心说目醉柔肠。雅韵情长。

风情麦秸垛

米丽宏

实,一边摊匀,鱼跃一样跳腾着。待麦秸堆高三米左右时,填高垛心,撒一层麦糠,铺一层麦秆,再用一层厚厚的麦秸泥盖顶,抹得光溜溜的。

麦秸垛现身了,仿佛一个大人物,戴一顶大斗笠,又牢稳又有风度。

新一茬麦秸垛立起,宣告了麦收的结束,日子悄悄安静闲逸起来。清晨,我向东边的学校走,朝阳的曦光如红绸子般覆盖了路面,太阳从麦秸垛后升起,阳光像金纱裹住了它的东半面,在地上投射出浓重的影子。这时的麦秸垛,竟有群峰耸立的气势。

没有月亮的晚上,麦秸垛融在了黑夜里。月夜就不一样,尤其暑天,随家人卷着席子到打麦场上乘凉消暑,躺在晒了一天的地面上,真舒坦啊。仰望银河数星星,从西数到东,从东数回来,数

着数着就乱了。月光在麦秸垛之间细细地流,好像那里是涌出月光的泉眼。夜晚的大地真静,静得能听见各种小虫的叫声;夜晚的风好闻,带来远处的田野气息和近处的麦秸清香。

那些麦秸垛,在月光下有着柔和的轮廓和交叠的暗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总想,为什么不是坐在麦秸垛旁呢?如若麦是麦秸垛旁,便意味着已到场光地净的阶段——麦收在仓里,亩长在地里,人坐在月光里,唱歌,听旧事,岂不更美?

冬天,总有几场雪。一刮北风,雪就来了。小孩子们被雪引出门外,也像雪花儿一样撒欢打闹。接天连地的雪,把远山、近水以及打麦场上的麦秸垛都

掩在了它的雪衣下,麦秸垛变成了巨大的雪蘑菇,那么嫩,那么胖,看了忍不住想咬上一口。我们钻进麦秸洞,安安稳稳坐着,看飘飘悠悠雪舞山河,那是难得安静的时候。

麦秸垛,被认为富有诗意,是我的一厢情愿,它的出现可不是为了追求诗意的。乡村哲学讲的是实用:做饭时,掏一篓子麦秸引火;鸡抱窝、猪下崽,用麦秸为它们铺一个温暖洁净的窝;脱坯、垒墙、盘火炕,用麦秸和泥,抹出的面儿瓷实又漂亮。麦秸是耕牛过冬的粮草,铡刀一起一落,麦秸便被铡成了段,掺上麦糠,牛咀嚼得有滋有味。对村里孩子来说,麦秸垛是巨大的生态游乐场,可攀高,可掏洞,可隐蔽周旋玩游戏。诗意,只是麦秸垛的一种衍生品罢了。出色的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了许多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的神奇与美好。

如今,麦秸垛已然消失在时光深处,只剩一脉诗意余响,袅袅萦绕在一代人心头,衍变成了一种散不去的乡愁。

陪妈拉呱

赵一星

腊月时节,忙里偷闲,我带着妻儿回了趟老家。七十大几的老母亲乐得合不拢嘴,不知想给孩子们吃点儿啥,也不知想给孩子们喝点儿啥。

一顿香喷喷的黄糕泡肉酸菜烩粉“土饭”过后,母亲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把村头巷尾的闲事,把左邻右舍的家常,唠叨个没完。

母亲说:“前些时,西头的丑女儿跑过来,让妈给她家的二小子星星纳双鞋垫,说是孩子过些时要娶媳妇儿。这不妈没明没夜赶了半个多月,强会儿做好了。昨天,丑女儿跑来取鞋垫,说啥也要给妈留二百块钱,结果让妈给骂跑了。寡的呢,按壁邻右惯惯儿的,妈咋能要人家孩的钱呢,妈这么大岁数了,又不是没见过个钱,又不是当紧的缺那几个钱,二子,你说呢?”

坐在炕沿跟前的小木板凳上,我随声附和道:“就是,就是,乡里乡亲,惯惯儿的,绝对不能要。哎!日子过得可真快,丑女儿姐的脓带虎儿星星都要娶媳妇了,要不说我们见老呢。还有,不是我说,您儿那鞋垫儿纳得喜人的,爽利的,就是送到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也能拿个金奖,下一步我给您儿忙乱忙乱,赶快向省里申报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哇!”

母亲舒心地笑了,我也笑了。用干毛巾擦了擦头上的汗,母亲接着又说:“前一阵,二黄毛的孙子也就是三喜平的儿子考上博士后了,你说,那孩子多多有出息!你说,三喜平窝叽圪囊的,媳妇儿也不出色,做点儿小买卖哇,贩猪猪贵,贩牛牛贵,啥也揽不成。可人家偏偏就养了那么个好儿子,那孩子要多出息有多出息。我看,三喜平两口子一辈子就这点儿营生做好了。二子,你说呢?”

把小木板凳往炕沿跟前挪了挪,又挪了挪,我朗声应承道:“谁说不是呢!那孩子我在村里的时候见过好几次,天天书不离手,手不离书,走的站的就看书,连给他妈做饭拉风箱也手里捧本儿书,难怪成气候呢!”

母亲捂着肚子轻轻地揉了揉,又揉了揉,然后指着柜顶说:“老了!老了!走出了惊艳的花朵。

一棵树的来历

刘建

一棵树落下的影子
如同它旁边斜出的一个秘密。它的来历——种子在大地上的某次停顿
天空给予它更加高远的想象
借助一粒晶莹的露珠
照见一棵树已经消失的时光
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诗歌中的鸟鸣
现在,它落到枝丫中间
让一棵树的寂静戛然而止

羽毛轻盈,树叶竭力模仿它
收集远处传来的回声
我看见,有人取走树叶里的清凉
有人在树下对弈。木质的棋子
接纳了一棵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理解
落日若轮,它怀抱着重远方
我知道,一棵树即将成为星空的一部分
摆脱人间冗长而平庸的叙述

飞进忘忧草地

李文芳

一群女人像花蝴蝶
飞进忘忧草地
她们的欢笑驱逐了鸟雀
阳光正在驱赶花瓣上的露珠

我用手机镜头放大两只
谈恋爱的蚂蚁

站在我身后的老农对我说
村里正在唱大戏

北路梆子划破蓝天铺排好的云朵
停止转动的风车向远处发呆
我替代堂吉诃德举起手指
晃动的树叶,矫正了我倾斜的身影

三妹

良忠

每当杏子成熟的时候,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大同市云州区聚乐堡乡,这里是久负盛名的产杏基地。

认识三妹也是在挨挨挤挤的卖杏摊位边。她给人的印象是真诚朴实,飘逸的秀发,亭亭的身姿,讲着一口标准的本地话。

走进她的杏园,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她的杏以哈密杏为主,黄里透红,红里泛黄,吃上几个,酸甜可口,给人回味。在当地,以妹为名的人并不少见,她的名字令我好奇。三妹说,她是四川人,80后,二十出头的时候嫁到这里。这村儿有她的表姐,三妹走亲戚时,表姐给她介绍了个对象。对方家庭不富裕,世代农民。有人提醒三妹,这个男人家太穷了,脾气又不好,母亲还瘫痪卧床,必须慎重考虑。三妹说,脾气不好,可人家特别孝敬母亲,这种人可靠。得知三妹要嫁到偏远的山西农村,大哥说,嫁那么远,受到欺负咋为你做主呢?三妹说,不怕。之后,三妹义无反顾地来了。

婚后二十多年,三妹与爱人从未红过脸。这,大概就是三妹千里迢迢嫁到这里更钟情于这里的缘由吧。结婚不久,公公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前年,我来村里采摘,顺便走进三妹家,慈眉善目而瘫痪卧床的婆婆,满脸胡须、憨厚淳朴的公公,两位老人躺在一条大炕上,有说有笑,荡漾着温馨、甜蜜和希望。

两年过去了,今天我特意走进三妹家里,婆婆依旧躺在炕上,公公不见了

踪影。三妹说,公公去年去世了。婆婆说,多亏这个儿媳妇……老人家见到我,似乎有许多话要跟我说。

她瘫痪在炕已经二十多年了,大小便都得在炕上解决。然而,屋里环境整洁,空气清新。我问三妹,老人长期卧床,没有褥疮吗?三妹说,没有。婆婆说,都是儿媳妇照顾得好。老人接着说,早就不想活了,太拖累孩子们,想用一把药了结了自己。三妹笑着对婆婆说,死了就活不了了。坚持吧,看看未来的社会。三妹转脸对我说,“婆婆多次说不想活了,我总是劝解。”这时,隔壁八十高龄的刘大妈走进屋里,叙说着三妹的孝敬、三妹的善良,说亲生儿女也难做到的事情,三妹都做到了。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三妹以自己的具体行动作出了反证。

家里的收入,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还是突破了禁忌。除去杏树,三妹还种着七亩田地,有黍子、玉米。收入好的年景也就是七八千元。去年杏的收入五千元,黍子卖了五百元,玉米两千元,总共七千五百元。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爱人在矿上打工的工资,每月大概四千元。三妹婚后生育两儿一女,大儿子在外地上大专,二儿子、女儿在当地上学。三个孩子上学,加上婆婆的药费,负担可想而知。然而,三妹没有忧愁,没有悲伤,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奋斗着,忙完地里的,忙家事的;伺候了婆婆,再照顾孩子。从早到晚,没有闲暇,总是忙碌,满满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